



主 编：吴昌勇
执行主编：陈 曦
邮箱：akrbwhzm@163.com
本版编辑：陈 曦
刊头题字：张思成

潜心表现大自然的神韵

樊道成先生的艺术追求

王晓



四亩地



革命圣地延安

谈起樊道成先生，自然想到1962年。这一年，以石鲁、赵望云为代表的画家群体，通过两年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南京等地，向中国画坛展示了他们长期艰苦的艺术探索，并以生机勃勃的艺术实践成果，展现了他们在中国画革新上取得的重大突破，得到了中国画家的高度评价，获得了“长安画派”赞誉。同时长安画派“一手伸向生活、一手伸向传统”的艺术主张亦引起了中国画坛的广泛关注，并长期引导着长安画派以及整个国画界的艺术创作。同是这一年，樊道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，自然地沿着长安画派的艺术道路，一开始便遇到难得的历史机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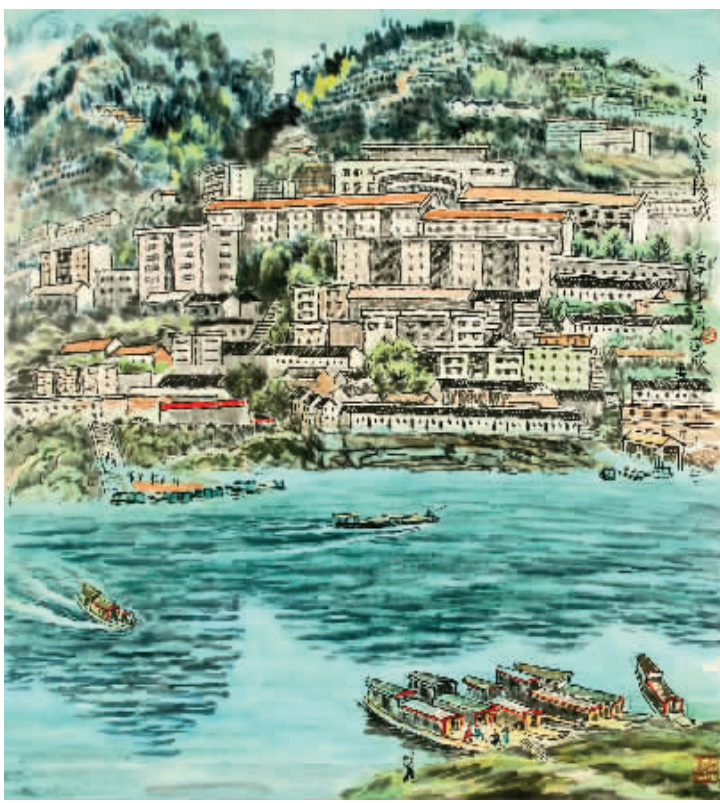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了“迎香港回归、促祖国统一”海峡两岸书画大展，并出版了大型画集。该集汇编了两岸书画名家的作品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樊道成的作品亦在其中，这是我对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认识。此时樊道成在美院工艺系作兼职教师，他频繁地带学生下乡进行山水写生，还兼着黑白摄影课程的繁重的教学任务。

樊道成1955年至1962年在西安美术学院经历了附中和本科的学习生活，期间对木刻版画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影响他最深的当属刘蒙天、邱杰等老先生。两位先生的版画作品，特别是善于用黑、大胆用黑的特点，让他为之神往，长期以黑白艺术的观察方法，造就了他对造型的肯定与果断。先后有《春暖花开细锄麦》和《山区春耕》入选了全国第五届版画展。后来在国画系的学习与创作中，他追随着罗铭、陈瑛生、郑乃珣等老先生，同时获得了刘文西、张义潜等老师长期的关注和指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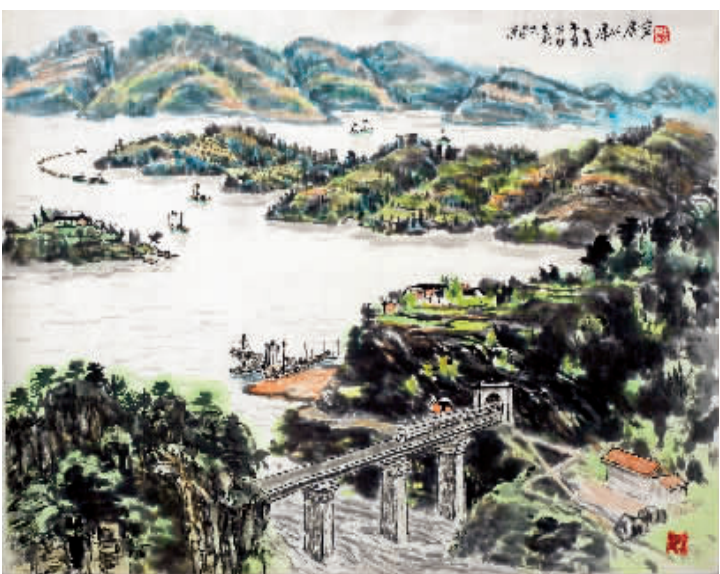
经常阅读中国画论是中国画创作的基石。唐代画家、理论家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曰：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。”李可染曰：“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用最大的努力打出来。”刘文西老师教导：“艺术为人民服务”“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。”先辈画家的艺术主张蕴含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情怀。这些教诲深深地影响着樊道成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。

樊道成祖籍河南，出生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。在学院期间，他学山水专业，1962年毕业后，志愿到山区开拓他的事业。在安康的几十年工作中，或是下乡安排生活、或是带学生下乡写生，他和勤劳的山区人民朝暮共处，共渡难关，打成一片。正是这样不断地深入生活，他的作品表现了高入云端的山峰、郁郁葱葱的灌木林、梳妆整齐的青山、坡地、和农民正在耕作的水田。所以他的作品不浮、不燥、不做作，不复古也不荒诞，不纤弱亦不张扬。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自然清新，如身临其境。

他在年逾古稀之时，还背着背囊，拄着很长的拐棍，慢步徘徊在崇山峻岭，去观察、分析、研究、审视主题的山石结构，以更本质更概括地表现大自然的神韵。



青山碧水紫阳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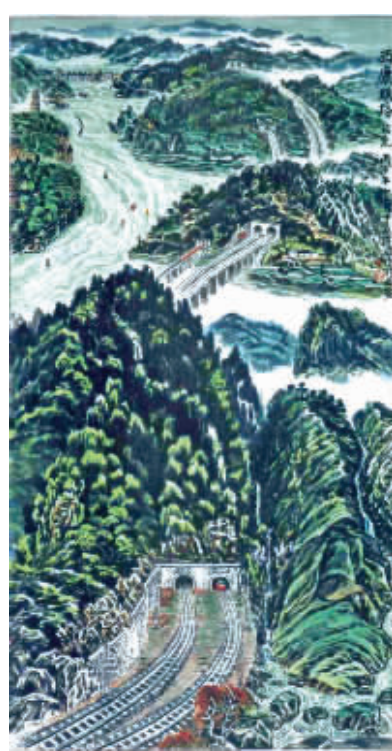
安康水库



湖湾秋渡



神河小学



西康铁路

我与《安康日报》共成长

《安康日报》，我文学创作的“引窝蛋”

姜华

有位作家曾戏称我是安康诗坛一只下土鸡蛋的母鸡，劳模，让我十分汗颜，不安。我知道这既是勉励，也是期许。回想我近40年的业余文学创作之旅，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处处留下了《安康日报》的痕迹和气味。可以说，《安康日报》是催生我文学生产的“引窝蛋”，我至亲至爱的“娘家人”。

1983年9月，我的小说处女作《秀娟的心事》，发表在《安康日报》香溪副刊头条“苗圃”栏目，至今已38载。38年，如白驹过隙，仿佛一挥间，我从当年一个20出头的小青年，变成了今天的花甲老人。

身体虽然老了，可我的心不老，至今，我已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诗刊》等国内外500余家纸质报刊发表诗歌等文学作品8000余件，近7年，我每年在纸质报刊发表作品均在1000件以上。

取得这些点滴成绩，离不开《安康日报》倾情扶持。如果把我与文学结缘比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，《安康日报》就是我文学的“红娘”。没有她，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。

正是《安康日报》几十年耐心地、不厌其烦地推介我，才有我创作上的进步和提升。如同请客，她经常让我坐在报纸的上首，或主宾席，让我经常受宠若惊。我若有好文，《安康日报》优先刊载，若取得点滴成绩，《安康日报》率先报道宣传。平时若有重大活动或节庆，《安康日报》的专刊老师们约稿，话语亲和，诚恳谦卑，着实让人感动。

自从结缘《安康日报》后，也改变了我许多。一是阅读成瘾。创作之初，我新闻、文学一起写，自然就恋上了阅读报刊，特别是《安康日报》“香溪”和“金州”副刊，包括后来的“周末”、“瀛湖”。因为那时公社仅订有《安康日报》，大队也只有《陕西农民报》，加之我初开始创作，给《安康日报》投稿多些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旬阳城关一个公社工作，平时下乡或归来，包不放手，脸不洗，先去文书处找《安康日报》看，记得那时乡邮员每3天给公社送一次报，每周给大队送一次报，所以我往往看的是“旧闻”，好在文学作品无新旧之分。有好多次因看报竟忘了去机关食堂吃饭，结果精神饱了，胃却空了。为

看报创作，那些年我也遭了不少白眼，又不是领导，天天看什么报？成天写，简直是不务正业……无奈我已嗜报（书）如命，如瘾君子，难以戒掉。以至于许多年后，我已在县上小有名气，当年讥我的同事相遇街头，一脸寒暄：呀！大作家好，某某年前我就说你以后必成气候呀。我竟无语以对，唯有哈哈。

那时候，由于《安康日报》周末无报，遇上天雨路阻或周末就无报可看，竟然焦躁得无所适从。当年我在随笔《今天无报》中这样写到：今天无报，便消失了邮递员那熟悉的车铃声，这可恶的周末。

后来我因有“才”，被调到了区上，任团委书记兼宣传干部，每年具体负责党报党刊发行，其它报刊只要完成任务即可，我把潜力主要放在扩订《安康日报》上，以致于菜湾区《安康日报》征订从原来的不足300份，增长到3000多份，连年被评为市县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先进集体，自然，我也当了多年先进个人。

为什么对《安康日报》如此挚爱。个中缘由，我就不说了。那些年，在报刊上发表了文学作

品，必有样刊样报寄来，让人心里有个念想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收藏着样报样刊和登记有发表作品目录。可是自从有了网络、自媒体后，就没有多少报纸寄报了，自然，《安康日报》也不寄了，我的收藏也变得时断时续。偶尔整理书柜，看到那些已放在角落里发黄的上世纪80年代《安康日报》，会兀自愣一会儿神，轻叹一声。

二是喜上交流。开始文学创作后。我就喜欢上了与人交流，几十年来乐此不疲。经常因读了某书或某篇好文章，或写出了新作品，就急于与人分享、交流、听取意见，而往往妻子是第一人。谁知她后来竟养成了阅读的习惯，有时还能对我的作品评价一二，再后来又增加了儿子，当然是在他稍长大一些之后。

当然，交流最多的肯定是文友和师长。这样的交流往往使我筋络舒展，茅塞顿开，受益匪浅。平时出差，只要有时间，出西安必去建国路《延河》编辑部，上安康肯定去《安康日报》或文研室，哪怕聊上几分钟，哪怕人不在，仅看看单位牌子离去，心里也是满足的，欣喜的。

三是平民情怀。我出身贫寒，当过知青，打过

工，参加工作后20多年一直在乡镇，接触最多的是农民和社会底层人，他们的人生悲欢就是我的，我身上有抹不去的草根血统和平民情怀。加上长期阅读《安康日报》，使我获取到了海量的基层信息。所以我几十年来的创作视线一直很低，我写草根们的卑微的挣扎、奋斗、疼痛和呐喊。环卫工、拾荒者，甚至一只蚂蚁、一棵小草都会进入我的创作视线。我仔细观察，认真思考，深入发掘，高位呈现。尽管多年来我创作、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，但它们始终是羸弱的、细小的，就像一粒尘埃、一滴朝露，掀不起任何风暴和巨浪。

四是喜欢行走。这些年，到处都留下了我跋涉的足迹。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从国内到国外。有些在路上，有些在纸上，有些在网上。出门在外的日子，每当诗友问询，我都会很自信地告诉他们，我是陕西安康人。

后来，尽管我的作品频频在中省报刊发表，可是仍然忘不了与《安康日报》的深情厚谊。一年中，我总是细细地选出几篇作品，投给《安康日报》。有时，《安康日报》老师约稿，我都会努力满足要求。几代《安康日报》老师对我的扶掖和偏爱，我永远都忘记不了。

今天，我欣喜地看到，1951年创刊的《安康日报》，在即将迈入70岁生日之际，返老还童，又迎来了第二个青春期，一报五刊光彩夺目，公众号风生水起，编采队伍人才荟萃。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气象。

《安康日报》，我祝福你。我们祝福你，《安康日报》。